



“温州动车惨案”发生已过去一段时间了，这一次，在国人的议论中，我们发现，连最温和的中国人也对中共的草菅人命，表示愤愤不平了。说实在的，这种愤懑，早在十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就应该表现出来了。可惜，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被中共所欺骗，尽管欺骗的手段是那么的拙劣。

当我浏览“温州动车惨案”的相关新闻时，有一张照片给予了我最为强烈的触动。这就是小伊伊躺在病房里的那张照片。我要说的是，小伊伊生还的所谓“奇迹”后面有着真正的“奇恶”——中共可以残忍到如此地步，竟然在八九个小时后就宣布停止搜救，将众多的比小伊伊有抵抗力的人们活活的埋在“温州动车惨案”事发现场，为中共“修理线路，恢复通车”毁尸灭迹。

这真是让人错愕不已。但是，我们想想十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为了对无辜的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扣帽子，不也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吗？

早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向联合国会议提交了“天安门自焚案”的分析录像，并明确指出这一自焚事件是由江泽民当局精心策划的谋杀。录像带显示，被中共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已经基本熄灭，突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

那么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

“温州动车惨案”与“天安门自焚伪案”



左图/小伊伊躺在病房里的照片 右图/央视《焦点访谈》中的“自焚者”小女孩刘思影被包裹得严密。烧伤部位不能用绷带包扎，因为违背医疗和生活常识。同样是接近病房里的小孩子，为什么小伊伊身边的护士要带上厚厚的口罩，而刘思影身边的记者却没带呢？

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

活埋民众，中共的目的是毁尸灭迹，压制舆论，通车维稳；谋杀刘春玲，中共的目的是害命灭口，欺骗舆论，诽谤法轮功。事件中虽然受害者数量有多有少，但是两件事情在暴露中共的极端残忍方面并无差异。

我仔细观看小伊伊在病房里的照片时，不禁联想到刘思影的那张照片。两相对照，不觉又一次的惊诧了。同样是接近病房里的小孩子，为什么小伊伊身边的护士要带上厚厚的口罩，而刘思影身边的记者却没带呢？

小伊伊的医生解释道：“血脉不通畅的小伊伊的小腿，就象是一堆死肉，久而久之，加上天气热，最高的时候有五六十摄氏度，这样就产生了毒素。”如此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须采取避免感染的措施的。对十年前被中共宣称重度烧伤（烧伤面积达40%）的刘思影，医生是这样解释的：“象这样的病人，他们最大的危险就是细菌感染。那么感染休克就是大面积烧伤病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世界所有现代的医院里面，都要把这种病人放入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病房，完全无菌的一种状态。”然而，奇怪的是刘思影身边的记者既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就拿着话筒近距离的采访这个大面积烧伤的小孩。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就只是这记者说话所带的飞沫，里面大量的细菌就可以对

小思影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小伊伊的照片与刘思影的照片对比如此鲜明，让人感觉仿佛是对世人的一个特别提醒，提醒我们“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制造的一个“伪案”。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五十一届哥

伦布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该片详细的分析天安门自焚案重重疑点。

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关于自焚事件的报道充斥着拙劣的造假。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自焚突发事件。自焚者王进东被烧成重伤，头发却完好，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造假之处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详述。这些都说明，自焚是中共炮制的伪案。

“天安门自焚伪案”与“温州动车惨案”已事隔十年，十年过去了，中共欺骗民众、鱼肉百姓的本性有增无减；十年过去了，民众反中共迫害的群体事件也风起云涌。全民反迫害的局面正在形成，让我们不要袖手旁观，抓紧时机，从三退（退党、团、队）开始，做出明智的选择吧。◇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2001年初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曝光

承德 610、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河北宽城县法轮功学员 白翠华被迫害事实

白翠华，女，今年五十岁，是宽城县大石柱子乡西梨园村人。自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多种疾病都好了，使她真正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和快乐。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和如何重德行善，做一个更好的人。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后，她和所有法轮功学员一样是大法的亲身受益者，想给大法说句公道话。从那以后，被宽城县公安局、国保、汤道河派出所、大石柱子乡、村恶党的追随者不断上门骚扰、恐吓、威逼、绑架、关押、劳教、罚款、强迫背叛信仰。下面是她在这十二年中遭受迫害的事实。

在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轮大法被冤枉，白翠华上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大石柱子乡书记金向民、郭玉柱、村长裴术、村书记郭英，以不拘留为由非法罚款三千元，由于家庭贫困拿不出，只好借钱，交罚款一千元。随后公安局白俊海、张永军、派出所所长王守凤等人又把白翠华绑架到拘留所关押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宽城县国保崔华、汤道河镇派出所翟文义、大石柱子乡王春山等人，强行将白翠华绑架到宽城县看守所关押迫害一个月，罚款一千元。

二零零零年四月初七，汤道河镇派出所翟文义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把大法书抢走，白翠华和法轮功学员到乡里要书，被翟文义以给书为名骗到宽城县被绑架到洗脑班搞精神迫害。

被高学龙、孟宪鹏戴手铐强行关押到看守所迫害十五天，后被国保张荣誉加期十五天



酷刑演示：冻刑——冬天铐在铁窗前将门窗打开

索取饭费后被家人接回。

二零零零年六月六日，白翠华再次进北京，到车站被清龙售票员等乘警劫持后，转到北京驻京办事处，她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锁在一张椅子上，到晚上当地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张荣誉把她们几名法轮功学员关在一间屋里，两个人铐在一起，张荣誉怕晚上她们跑了，他自己把床横在门口休息。第二天，公安局等人把她们劫持到看守所。天气炎热人多，十来个人横睡在一起，让家人交罚金，逼她转化被拒绝。被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于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日在拒签劳教票的情况下，被非法送往开平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里经常被遭犯人毒打，冬天冻，有一次管教队长秦小艳命犯人把她和几名法轮功学员手倒背绑在阴面窗栏上，头朝下低，把外衣敞开冻，她的头部被犯人毒打的神智不清，关在小号里，又遭到犯人毒打。后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绑在床上注射精神病药物。在这种情况下逼写转化，才被放回。

二零零一年腊月十八，白翠华在集市被宽城县国保大队张永军、派出所白少民等恶人绑架，强行抬上车劫持到看守所。白翠华抵制迫害遭派出所张卫国揪头发，夜里不给被褥让她挨冻。她绝食反迫害七天被放回。参与者国保大队张荣誉。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宽城县国保大队指导员孟宪鹏伙同汤道河派出所、乡政法韩保山、乡妇联等闯到白翠华家，婆婆怕把她被带走，给孟宪鹏下跪两次哀求，孟宪鹏不但没有同情心，反而利用家人逼她写保证书，她不配合。孟宪鹏又给公安局打电话，来十多人将她抬上车劫持到公安局，非法送往看守所。当时是非典高峰。她们两名法轮功学员体温高，看守所拒收，高山为了达到迫害目的。把她们又送到非典医院做抽血化验。说她们是炼法轮功的，医院才作了化验。又把她们送往看守所，看守所医生

怕担责任拒收。高山气急败坏，给“六一零”主任李泽远打电话，折腾到晚上十点多钟，看守所在强压下打开大门收下。

白翠华在那里反迫害绝食抗议，遭到男刑事犯人的野蛮灌盐水。在痛苦中她唱大法弟子的歌曲，看守所大队长张卫命恶警给她们俩戴上自制手铐，上厕所都得两个人互相帮忙，手铐卡到肉破疼痛难忍，就这样被铐了十一天。



长时间铐手铐

（这种迫害刑具只有严重闹事者才用这种处罚，而且不超过三天，这是拘留所墙上写的明文规定），来例假不给卫生纸，被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翠华在家又被“六一零”曹凤志、李景连、国保大队、汤道河派出所所长思福利、张卫国、村书记郭英、村长裴国信等人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在那里遭到强行灌食，十三天被迫害的晕倒，遭到邪悟者的精神迫害。

因白翠华在洗脑班迫害期间，没钱买生活用品，郭凤军出钱买生活用品，说乡给报销了。回来后，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白翠华把钱退回，并给乡书记常福林写信说明此事，希望他不要参与迫害。常福林大怒，把捎信的法轮功学员扣押，又叫来公安局国保，说她发真相资料。国保等恶警把她家包围，像土匪一样跳墙，手拿棍棒破门而入，她不在家免遭绑架。

在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她被恶人构陷，公安局国保、“六一零”曹凤志、派出所、乡一伙恶人半夜十二点，从邻居家跳墙非法闯入她家，当时她一人在屋住，一伙恶人到处翻东西，曹凤志把炕底下和她的被褥全翻遍，找到一本大法书，书被曹凤志抄走，（接下页）

(接上页)又把她绑架,当时她想告诉她婆婆一声,恶警不允许,又把她抬上车,绑架到看守所。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国保大队长高山和男女恶警三人(刚从警校毕业),把白翠华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高阳劳教所迫害,体检身体不合格,高山把她们劫持保定医院作非法体检,又打电话给所长必须收下。当时被恶警强迫转化,她继续绝食抗议,遭到灌食迫害,被女犯人包夹毒打,罚站,因身体虚弱,晕倒,不放弃信仰又被女包夹用褥单撕成布条,把双手绑上,遭到用脚踩大腿肌肉等迫害。大腿青紫,肿痛十多天不能正常行走,连喝水、上厕所都困难。在身体严重失血的情况下劳教所不做人。有一次她晕倒被送进医院,

医生说来得晚了,怕是不行了。她心里只有师父一念才活了过来。家人、亲戚、和村民要求保外就医被拒绝。在身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被继续非法关押迫害一年零三个月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汤道河派出所恶警刘瑞堂和干警李志强伙同乡白小军、宫晓凯到她家骚扰。在奥运期间蹲坑骚扰,进行扣押身份证等种种迫害。她去向他们要身份证时向他们讲迫害事实被刘瑞堂堵在门口,随后打电话又来几个恶警把她绑架到派出所。国保大队长张卫和一名女警非法把白翠华劫持到国保大队非法关押十四天后,又被强加罪名被劳教一年零九个月,她拒绝不签,高山代签,在劳教票上签上白翠华的名字被劳教。

白翠华被非法关押在开平劳教所,由于她不配合邪恶,遭到女恶警闫红丽、王文平等人扒衣服、戴手铐、绑椅子、罚站等迫害。一次因身体遭迫害来例假不停,炼功又被闫红丽用电棍电大腿、电嘴等迫害折磨使她十多天神志不清。白翠华不承认是劳教学员、不穿劳教衣服,被管班恶警贾凤梅指使犯人把她的衣服扒光,只剩内裤。还把所有衣服抢走连解教走的人给的衣服也被抢走,还利用男大夫在羞辱她们,扯围着的被单、扯背心。四十天只穿一件背心和裤头。不让上厕所,不给洗头、洗脚水,不让洗澡。不让买东西,让别人代买有一次少了八十元钱,也无法查找。长时间的迫害身体虚弱,一年多例假不停,去医院检查还让自己出钱,检查严重贫血还不放人。

白翠华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重获自由,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精神、肉体的残酷迫害,回到家中走几步都走不动。为了不让家人承受精神压力,她坚持做家务,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得到了康复。

好景不长,过一段时间又遭到乡白小军、宫小凯、“六一零”曹凤志、派出所所长李昌等人的骚扰。全家人生活在痛苦之中,同时又带来了经济的迫害。



野蛮灌食

走近法轮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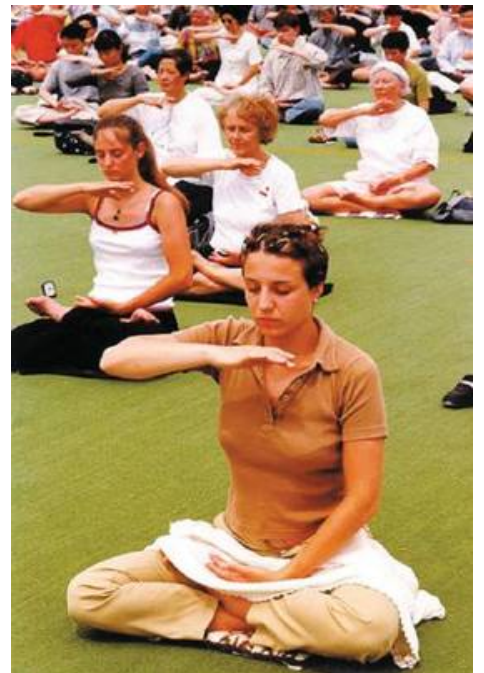
● **教人向善**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 **使人健康** 1998年国家体总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组织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97.9%以上。

● **福益社会** 法轮大法在中国曾获多项褒奖与赞誉。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荣获博览会最高奖项“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

各类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巴黎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 正视“四二五”和平上访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一词近来已广为人知,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依赖的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加害他人的一种情结。

这个词源于一起抢劫事件。1973年8月的一天,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劫持了6名银行职员作人质。一星期后,人质获救,但令人惊异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这种心理疾病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由于患者与绑匪共同生活,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依赖感,也被称为“人质情结”。

有分析指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有下面几个条件:

- 1、人质感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 2、在遭挟持过程中,绑匪可能有略施小惠的举动。
-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与所有其它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消息。
- 4、人质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有句话叫“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斯德哥尔摩事件中的劫匪不过是窃钩者,就能如此扭曲人质的心理。那么中共这样的窃国者呢?中共霸占着整个中国,霸占着所有的暴力机构、宣传机构



和经济命脉,对照上述四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条件,每一个条件都成立!第一点显然成立,中共的残暴人所共知。第二点,中共也擅长略施小惠,甚至恬不知耻的把自己打扮成令人作呕的“党妈妈”。第三点,中共霸占所有的媒体作为自己的喉舌,同时还封堵互联网,还专门有一个宣传部,竭力对民众洗脑。第四点,除了中共贪官和一些精英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移居海外,即使很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仍然惧怕中共,受中共影响。既然上面的四个条件都成立,那么在中共这样一个窃国绑匪的劫持下,很多人都可能不自觉的有着斯德哥尔摩思维,对中共产生心理倾斜,甚至对遭受中共迫害的群体落井下石。

比如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到位于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一事,很多人被中共喉舌媒体欺骗,误以为这次上访是中共所污蔑的“围攻”、“闹事”。事实上,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他们是去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依法上访,而这个办公室在中南海附近。他们当天上访极其平和安静,没有大声喧哗,没有阻碍交通,根本没有什么“围攻”。他们上访是因为此前天津警察无端抓捕了四十多位天津法轮功学员,是因为中共在一九九六年就开始无理打压法轮功,包括禁止法轮功书籍的出版,并且以先扣帽子再罗织罪名的方式进行所谓的“调查”构陷。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是因为中共在不断的“闹事”,他们的上访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制止中共的闹事。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包括游行示威,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比如小布什的两次总统就职典礼,每次都有上万民众抗议,但布什政府并没

有因此给抗议者扣上“围攻”、“闹事”的帽子,更没有对哪个团体进行迫害。只有中共这样无法无天、与民为敌的邪党,才会疯狂的迫害和平表达意见的民众。

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人们就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上访和他们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的讲真相、抵制迫害,是在坚持自己做好人、讲真话的基本权利,他们面对暴政的迫害,既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以暴易暴。他们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把真善忍的美好和中共的假恶斗告诉周围的民众;对于迫害他们的中共人员,他们没有报复,而是慈悲的劝善。他们在过去十多年的岁月里的所作所为,展示着真善忍的美好。

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欺压、欺骗的太久了,我们应该摆脱对中共的恐惧,摆脱中共谎言的蛊惑,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善念。那时我们会感受到真善忍的美好,获得真善忍的福益。

派出所所长: 江死了,以后别管 法轮功的事

北京某派出所工作的亲戚来了,讲起江泽民死亡之事。外甥说:“我早就知道了。几天前我们所长说:江泽民死了,咱们以后别管法轮功的事。现在还没正式传达,咱们只是这么做,先别往外张扬。”

由此可见,迫害非常不得人心,很多人只是迫于上边的压力,被逼迫着干。